

研究报告

第 2 期

上海欧洲学会

2012 年 1 月

提要：“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一缠绕欧洲时局百余年的“德国问题”，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起什么影响？今天“德国问题”是否又重新冒头？德国在欧盟中“一国独大”意味着什么？德国的战略定位已是欧盟兴衰和欧债危机能否解脱的关键。

本文作者伍贻康教授，是中国欧盟研究会会长、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科院欧洲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德国问题”与欧洲一体化的兴衰

伍贻康

一、问题的提出

已经消失了半个多世纪的德国“第四帝国”论又在欧洲媒体上重新浮现¹。这种“德国威胁”论、“德国控制”论的老调重弹，是否意味“德国的欧洲”借尸还魂，“德国问题”又重新困扰欧洲呢，还仅是牵强附会，制造猎奇，吸人眼球而已？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自德国重新统一后，欧洲内部力量对比确实发生变化，天平重心向德国倾斜，近年来德国经济“一国独大”更显突出²。联系到欧盟体制构造、欧元设计，以及德国日益试图使欧盟一体化按德国的利益和设想，按“德国模式”进行变革种种表现，早已

¹ 见英国《每日邮报》2011年8月17日题为“崛起的第四帝国：德国如何利用金融危机征服欧洲”。

² 2010年德国在欧元区 and 欧盟 GDP 总量中分别占据 26.8%和 20.2%，见欧洲蓝皮书《欧洲发展报告（2010—201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3月版，第294页。

存在“欧洲的德国”已走样的议论，看来这类“德国的欧洲”论调并非空穴来风。

但是，战后欧洲一体化创新发展的现实又公告世人：正是妥善解决了是“德国的欧洲”还是“欧洲的德国”这一缠绕欧洲近百年对时局走向的“德国问题”，欧洲一体化才从理想变成现实，并为欧洲赢得了和平、安全、稳定和繁荣昌盛；正是德国通过欧洲一体化从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融合于欧洲，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德国已离不开欧洲，欧洲也离不开德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然而，当前一种新形式新涵义的“德国问题”重新冒头，究竟对欧洲一体化意味着什么？对欧盟的兴衰又有什么影响？值得我们深入关注研究。

二、历史的回顾

自 1870 年德国统一以来，德国的强盛及其政策动向一直像个可怕的幽灵在欧洲窜闯，德国的兴败往往左右甚至改变了欧洲局势的走向和格局。

“德国的欧洲”显示了德国称霸欧洲，一心要统治欧洲的野心，为此先后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山河破碎民困国贫，欧洲因此加速走向衰落，丧失了持续几百年傲踞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的地位。

痛定思痛，二次大战后欧洲国家首先是西欧决心探索走上欧洲联合道路，通过联合自强，摆脱了恶性竞争自相残杀的怪圈；从煤钢联营到欧洲联盟的创建，摸索和逐步构建了欧洲一体化这一欧洲国家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全面协调合作的国家联盟崭新的体制机制，实现了区域共同治理这一独一无二创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在欧洲一体化体制模式的框架下，把德国拴住在并融入到欧洲一体化中，使德国名副其实成为了“欧洲的德国”。欧洲一体化不仅使支离破碎的欧洲很快复兴，也使战败后的德国迅速摘帽并兴盛统一；这就是说，在妥善解决

了“欧洲问题”的同时，一并解决了令欧洲战乱不断的特大麻烦“德国问题”，即把“德国问题”融入于“欧洲问题”，两者一并妥善解决，这是一条盛载史册，了不起的成功的给人启示的历史经验。

然而，时代在前进，形势发展比人们预料变化得快，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问题。上世纪刚踏进 90 年代就发生了柏林墙倒塌，使德国重新统一迅即又提上了日程。重新统一的大德国又像幽灵一样重现，一度使欧洲警惕和惊恐不安。在阻止统一无效后，欧洲几个大国领导人明智地协商一致设法用加紧深化欧洲一体化方式，通过条约和体制创制欧元，进一步把统一的德国紧紧拴住在欧洲联盟中，使还没冒头的“德国问题”再次消解；统一后的德国在欧盟中存在正负效应，但它在成员国中人口、经济占比特大，并随之引伸出政治影响力问题，既是现实也是无法抹杀的潜在隐患。

当然，当代的德国绝非历史上的德国。德国通过半个世纪的欧洲一体化已深深融合进欧洲大家庭中，战败的德国已成了欧共体—欧盟完全平等的一员，尤其通过法德轴心在欧洲一体化发展进程中一直起着核心主导作用，早在欧共体时期德国在经济上已是老大，从共同市场、经贸一体化、统一大市场、单一货币……中德国一贯是获利最多，德国对欧共体——欧盟的转移支付的财政贡献也一直最大，欧共体——欧盟在海外市场和投资中德国也一直居领先地位。而且随着一体化体制改革，德国在一体化的决策和贯彻执行中的分量也随之增大，德国的种种影响力明显在增强中。统一后的德国在欧盟成员国中占据显赫的地位和作用，显然是很引人注目并日益突出的。

不过，从总体上说，从发展观点看，德国在经济、政治、安全、社会方方面面都大大得益于欧洲一体化，德国的发展强盛主要都依赖于欧洲一体化，德国的兴衰无法与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割断，已形成唇齿相依、休戚相关的紧密而有机的关系，这是欧洲新的现实。

三、欧洲当前时局和矛盾的纠结

进入 21 世纪以来，国际形势急剧变幻，最大特点是东兴西衰，东亚的复兴，世界重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国际格局多极化和力量均衡发展趋势明显。在这动荡激变的年代里，欧洲时运多艰，矛盾丛生，荆棘载途，危机频发。有学者把欧盟列为“失势”力量，更有断言欧洲在国际舞台上“边缘化”趋势。力量的兴衰和重组有种种不同的评议，但从大局、总体、实质上综合衡量，国际格局发展趋势将使美、欧、东亚（以中国为代表）三足鼎立态势基本确立，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欧洲无疑还是国际力量格局中的主体力量之一。

欧洲在当前这场战后最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中，受冲击强烈，遭到伤筋动骨的伤害。目前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更是恶性蔓延，危及欧盟顶梁柱——欧元的命运，充分表明欧元区经济和金融的脆弱性，暴露了一体化在应对危机中存在严重缺陷和制约。通观全球，主权债务问题在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中相当普遍，债务危机表现带有全球性质，严重程度也绝非仅在欧洲。

问题出在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欧盟和欧元区主权国家联合体内，成员国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且欧元区实行单一货币欧元和统一的货币政策，但相应的财政政策不仅没有统一，而且协调很不易。这种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欧元区货币财经状况，由于财政经济政策的协调相当困难，在应对危机特别是当前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时，债务国受到诸多严格约束和制约，政策调整缺少灵活性，丧失运用惯常应付这类危机的办法手段：货币贬值、加印钞票。欧元区国家这一职能的缺失，导致债务国困难加重，无法周转调节以自救，彻底暴露债务沉重并危急的国家走投无路的困境，只能公开乞求欧盟国家等国际援助，致使欧洲危机超越当事国，成为严重的欧元区、欧盟和国际重

大危急问题了。

问题还在于，欧洲危机出现多米诺效应，从希腊开始，随之爱尔兰、葡萄牙，现已危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的大国，甚至传言会冲击到法国。欧元区严重债务国所需国际救助资金从开始的数十亿、上百亿，半年不到急升至上千亿、几千亿欧元，目前已达上万亿之巨。欧洲危机这种恶性膨胀态势，还受到别有用心虚实并举的煽风点火、火上加油的助推渲染，致使欧洲危机完全超越国别界限，成了一体化以来最最严重的一场大危机。

祸不单行，当前欧洲问题成堆，矛盾纠结严重，使解救欧洲危机更趋复杂化和困难重重。21世纪欧盟制宪进程受阻，《里斯本条约》在追求制宪目标上打了折扣，就是国家主权利益至上的国家主义干扰所致；金融—经济危机使欧洲经济更陷萎靡不振境地，这更激化自私自利自顾自的国家利己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抬头，民族国家的顽固劣根性发酵，德国也概莫能外，成了以大局为重团结协作抗危机的大敌。更为严重的还在，依据德国一贯坚持的欧元区既定规则，债务严重国家当务之急是紧缩政府开支，降低财政赤字，这导致高福利的种种削减，不仅社会矛盾激化，消费不振，更使社会秩序不稳，经济恢复增长乏力。因此，债务沉重——紧缩财政——削减福利——消费不振——经济衰退，这种恶性循环陷重债务国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进而加剧了欧元区的信心和信任危机。

目前，欧元区国家陷经济危机、债务危机、银行金融危机、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的交错感染，内外交困矛盾纠结，凝聚力趋松弛，欧盟一体化正处在前所未有最危难时刻，犹如大祸临头，无可药救。由此，欧元区分裂、欧元崩盘消亡、欧盟散伙……种种评论不胫而走，一时间似乎欧洲一体化即将天崩地裂了。

解救欧洲危机既有燃眉之急筹措发放救援资金问题，更有标本兼

治从根本上补救、完善和深化欧盟一体化问题。无论是前者或后者，人们都聚焦一体化核心主导法德轴心是解脱危机的责任担当者，尤其是欧盟财经老大富有的德国，凭其综合实力权重显著加大，众望期待，责无旁贷。德国对于欧洲危机的评判及其对策态度，俨然成了危机能否解救甚至欧元区兴衰存亡的关键，著名国际金融家索罗斯直言不讳：“唯有德国能够扭转欧洲瓦解的趋势”，“德国肩负着决定欧洲未来的责任”³。

然而，德国默克尔政府所持对策一再受到非议，德国国内在如何对待欧洲危机，对待欧盟一体化上出现分歧，一种新形式新涵义的“德国问题”冒头，使得德国解救欧债危机问题更加复杂化，使得欧洲一体化走向更加复杂化，影响到欧元区和欧盟的兴衰；因此，德国真正的战略定位，德国大政方针的走向，是值得探究的现实重大问题。

四、德国的战略定位成为欧盟兴衰的关键

世界正处在剧烈大变革中，德国也在变。尽管欧洲一体化带给德国使其用战争都得不到的几乎一切追求，但在世事变迁中，德国也产生了种种新的挑战；一个大问题是，代际更替使德国面临新的挑战，新的抉择，这把德国推向关键十字路口：德国将走怎样的道路？德国国家战略的标杆是什么？一句话德国需要怎样的德国？需要怎样的欧洲？这就是德国的战略定位问题。

欧洲一体化是对民族主义、国家主权的一种超越，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民族主义、国家利益至上往往成为一体化的阻力。当今欧洲出现了民族主义抬头，国家主义回潮的倾向，从欧盟制宪受阻中已有显现，欧洲经济不景气，欧债危机愈演愈烈，使这一倾向更多显现，德国也不例外。舆论有评说：欧洲正在“滑向一种苍白的民族主义”⁴。

³ 索罗斯 2011 年 8 月 11 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上文章，参见新华社《参考资料》2011 年 8 月 19 日，第 15、16 页。

⁴ 见[英]《金融时报》2010 年 12 月 7 日

德国是欧洲一体化主要倡导者和坚定推进者，但代际更替显示部分战后出生的年青德国人包括精英在内，思维方式和认识判断已和老一代有很多差别，他们缺乏历史对比视野，缺乏历史惨痛教训的感性认知，没有历史包袱，对得来不易的和平和一体化成果看作理所当然，存在对欧洲一体化的冷漠、厌倦和不信任，在德国精英层中就有认为现在“欧洲不再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认为从阿登纳到科尔致力于把德国“融入到欧洲同一性中”，“现在这种尝试结束了”⁵。在德国出现欧洲一体化动力弱化的令人担忧的现象，尤其在经济困境中利己主义膨胀，把国家甚至小家的利益置于欧洲共同利益之上，打小算盘，鼠目寸光自顾自，反对“支付转移”，对解救欧债危机，为重债务国“埋单”强烈不满，要求恢复德国马克，退出欧元区的人在增多，有民意测验中，3/4德国人反对向希腊进一步救助，过半数德国人留恋并想恢复德国马克，进而上升到对默克尔政府的不满，以至在德国如何对待欧盟一体化显现分歧。这些在民意调查、执政内部争论和地方选举中已显著反映出来，对默克尔政府的决策形成巨大压力，成了掣肘。在这样的背景下，默克尔总理在危机解救机制的政策态度上谨慎犹豫、优柔寡断。但是在另一方面，默克尔的政策又受到行动迟缓、错失良机的指责，批评她应对危机的政策“处在核心地位的，不再是欧洲人的共同命运，而是国家利益的平衡”，抨击她的政策是“出于短视的本国利益”⁶，甚至前总理科尔认为默克尔的危机应对政策是“在毁坏欧洲”，德国内外舆论要求默克尔总理应在捍卫并推进欧盟一体化方面“承担起责任”，要求德国在解救欧债危机中“发挥领导作用”，“引领欧洲走向共同的未来”⁷。显而易见，在当前德国出现大政方针的分歧和争论，默克尔处在夹板中，左右为难不讨好。

⁵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2011年7月17日

⁶ [德]《明镜》周刊，2011年6月21日

⁷ [德]《明镜》周刊，2011年6月21日

当前德国政府解救欧债危机的对策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战略决策，存在两种抉择：是坚持战后以来一贯积极推进欧洲联合，把德国利益融入欧洲，以一体化事业为重，继续走来之不易的道路，还是屈服于民族主义回潮和民粹主义，以狭隘国家利益至上，德国自我为中心作决策标杆。历史和当前国际格局都证明前者是拥有未来的光明大道，而后者必将毁灭欧洲。形势紧迫，事关重大不得含糊，德国必须作出历史性抉择。

欧盟一体化目前正处在自创始以来最危急最危险的时刻，德国的国家定位和战略决策处在新十字路口，欧债危机能否解脱，欧元区和欧盟的兴衰存亡越来越取决于德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政策动向。如果按某些人意愿要德国在危机中以自我为中心抽身自保，这对欧债危机无疑是釜底抽薪，必将引来决堤灾难。现实是欧洲一体化面临新形势、新问题，呼唤德国必须为“欧洲的德国”更新并充实内容，赋予新的涵义，担负起更大责任。从默克尔争取内政与外援最佳平衡点，沉稳地逐步地采取一系列政策及其言行趋势分析来看，笔者认为默克尔在战略抉择上已经理性而明确的选择了前者。她正与法国萨科奇总统一起，联手加固法德轴心，加强团结协调，在维护欧盟一体化和欧元区整体利益基础上，尽一切可能解救欧债危机，“采取一切手段在政治上维护欧元区的完整”⁸，筹划较稳妥地把短期应急救助和中长期标本兼治有效结合，制订综合治理和系统克服危机的行动方案。

事实表明，欧盟一体化的德国印记在加强，德国在欧元区和欧盟中的隐性主导能力、引领作用在加强，德国在欧元区和欧盟中的权重日益增大，法德轴心在相当长时期里还在继续发挥欧洲一体化的核心主导作用，不过法德轴心正在向德法轴心演变并逐渐显性化。当前欧债危机的解救充分表明，欧洲人期待的不是法国和萨科奇，而是聚焦

⁸ [德]《世界报》网站 2011 年 9 月 13 日

德国，急迫期盼默克尔来克服欧盟“领导危机”，担当起重任，发挥领导作用。但这是否意味“德国的欧洲”又复活了？不，决不可能。时代和欧盟体制已经不允许德国称霸欧洲，不允许出现“第四帝国”。欧盟体制拒绝霸权并制约霸权；而且国际霸权在当今时代业已弱化，更遑论欧洲，原来涵义的“德国的欧洲”已扫进历史垃圾。但是，德国兴盛强大，尤其是欧盟力量结构中德国一国独大日益明显，德国模式和德国规制机制的影响力在加强和扩散，人们有理由提出“德国版的欧洲”是否可能出现？按德国的意愿和价值观塑造欧盟一体化是否会成为现实？德国的独大是否会遭到法英意等国的忌恨，并使欧盟、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畏惧和担忧？从而引致欧盟内部新的矛盾和新的力量组合。这些问题都值得思考研究。正因为如此，“欧洲的德国”还是“德国的欧洲”这个“德国问题”，以变种的形式程度不同地仍将在欧洲继续存在。当然，本文前述已断言这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德国问题”和“德国的欧洲”，当代“德国问题”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已大大改变了。说到底，我认为对于德国模式、德国理念、德国价值观在借助德国综合实力强盛的态势下，其影响力不容低估。就此而论，从反面证明，欧洲及其均衡、制约原则和成系统的体制和规制对于欧洲是绝对不可缺乏的，是拴住和制约德国的杀手锏，是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可靠保障。进一步联系到世界格局中区域化特征已经并将日益加强，可以断言，欧元区不能垮，欧洲更不能散伙；否则，欧洲必将大乱，世界也会不安宁了。

历史和现实已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证明，德国不能没有欧盟和欧元，这是德国兴盛之根；欧元区、欧盟更不能没有德国。“欧洲的德国”必须与时俱进，德国不仅是欧洲经济的火车头，也是欧元区、欧盟一体化、欧洲共同治理的领头羊和中流砥柱，当前更是欧债危机能否解脱，欧元区兴衰存亡最最关键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和力量。

总而言之，对德国和欧洲而言，德国正确的战略定位及其勇挑重任，对于克服欧洲种种危机，维护和继续推进欧盟一体化都事关重大，是德国和欧洲发展的关键，是德国和欧洲未来命运之所在。

© 上海欧洲学会，2011

《研究报告》刊发有关当前国际重大热点问题的分析和对策建议报告。报告仅反映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上海欧洲学会的立场。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200041

电话/传真: 0086-21-6327-6919

网址: www.sies-cn.org